

春 的 脚 步

「
」
李 乔



责任编辑：刘 平

封面设计：李 秀

春的脚步声

李 乔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2 插页5 字数227千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书号：M10140·43 定价：0.96 元

出 版 说 明

李乔同志是当代著名的彝族作家。多年以来，他在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写出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收入这本集的十篇短篇小说、十五篇散文，就是他的这些作品的代表作。作品以真切动人的笔触，朴实的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描绘了大小凉山、西双版纳以及阿佤山区雄伟的山河，绮丽的风光；塑造了众多生产上是能手，保卫边疆是英雄，民族团结是模范，热爱祖国如赤子的彝、傣、阿佤等族的英雄人物形象，再现了边疆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画卷，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与艺术享受。

目 录

小 说

拉猛回来了·····	1
第一次医治·····	14
多松和佳佳·····	45
接米乌乌和他的老伴·····	67
疙瘩·····	81
尼磁·····	98
杜鹃花开的时候·····	116
在电厂里·····	140
临时工·····	157
一个担架兵的经历·····	204

散 文

佤族的新世纪·····	219
怒江边上·····	230
一件难以忘却的往事·····	240

在神奇的土地上·····	254
——西双版纳散记	
甘姆阿略的一面镜子·····	268
夫妇俩·····	275
大渡河边的人们·····	281
访“母权制王国”	
——摩梭族农村见闻·····	288
怀巴人同志·····	299
忆袁嘉谷先生·····	303
抗日时期的张天虚·····	312
台儿庄抗日前线的张冲·····	332
孕育在冰雪中·····	345
斩断长江·····	362
南陲散记·····	369
 后 记 ·····	 376

拉 猛 回 来 了

阿佤山象活起来了似的，风欢快地吹着，树轻松地摇撼，鸟雀愉快地歌唱，披着一身美丽羽毛的孔雀，抬着头，静静的站在树枝上，观望着从各个部落里，抬着各种原始武器，远远赶来的阿佤人。不管男女都裸着上身，下部穿着裤子或统裙，紫黑色的肌肉在太阳光下闪着亮光；葫芦笙，小三弦，笛子，混杂在人声里响着，人群象一片汹涌的海浪。

人们今天是来欢迎他们所渴望的拉猛回来的。

一九五〇年第一次国庆，拉猛随同云南的许多兄弟民族代表，不远万里来到了人民的首都——北京，参加观礼。

在这以前，拉猛是没有到过北京的，不但没有到过北京，就连专署所在地——普洱城也没到过。他的七十七年的岁月全是躲藏在阿佤山里度过的。

阿佤山是一片绵亘在祖国西南边境上的高山，汹涌的南抗河、南昔河在山下漫流着，从西到东，走十天也走不完，从北到南，走八天也走不完，在这一块错综起伏的山头上，

覆盖着一片茂盛的原始森林，森林里潜藏着各种毒蛇猛兽，也居住着几十万阿佤人，他们同野兽斗争，同大自然斗争，长期在这里过着原始的生活。

阿佤人分成许多部落，一个部落有一个俄朗或头人^①，一切事情都由部落的成年人共同商议后才能进行。俄朗或头人，是一个家长式的义务职称。每年春天，领导部落里的人民把寨子附近的森林砍倒，等晒干了，毫不可惜的放了一把火，将野兽毒蛇赶跑，然后，在那块遗留着一片炭灰的处女地上，熟练地用夺铲夺了一个个洞，放下几粒种籽，经过雨露的滋润，太阳的照晒，不久，就长出茁壮的嫩芽来了，满山满谷是一片碧绿。有旱谷、稗子、葛稞、包谷、莽子代替了那茂密的茅草……。

种过一年以后，第二年那块地便得让它荒芜起来，任蕨草在上面滋生着，当蕨草铺满了地上，而且长到了三四尺高的时候，再放一把火，草灰补足了土地的营养，于是，又在地上种起粮食来了。

人们辛勤地劳动着，收获所得难装饱一年的肚子，盐成了人们梦想而不容易得到的奢侈品。天气严寒，男男女女围在火塘边烤火，一年过完了，生活是如此，一世纪过完了，生活还是如此。没有人关心他们。

由于阿佤山蕴藏着丰富的金矿、银矿、铁矿……，因此，一九一七年沈“司令”^②向阿佤山进攻来了，当他爬上树用望远镜观察时，忽然，一颗子弹从草丛里飞到他的头

上，他从树上跌下，无人指挥，全军因而溃退了。一九三三年英帝国主义，依靠现代化武装，大举向阿佤山区班洪进攻；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委任傅兴霸当剿作总指挥，率领双江、缅宁、澜沧、景谷、普洱等五县的团兵，又浩浩荡荡的向阿佤山杀来；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又委任石××为阿佤山垦殖团团长，再一次向阿佤山进军。但这一切，在阿佤人坚强抵抗下遭到了悲惨的失败。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由泰国、缅甸进兵到大西南的边境时，国民党第十一集团军在阿佤山设立南作区游击司令部，由李开文任游击司令，成立了十多支游而不击的队伍，向阿佤人要粮、要烟、要款。在他们的姦淫抢掠，无所不为的欺压下，阿佤人忿恨极了。他们揩干了血泪，拿起弓箭、镖子、大刀、土枪，向配备着现代武装的敌人反抗，木鼓声震响了远近的各个部落，牛肋巴骨加上了几根鸡毛火炭，飞快地在传送，听见了木鼓声，接到了牛肋巴骨和鸡毛火炭的人，忙抬着武器向敲本鼓的地方汇拢。然后呐喊着象洪水似的向敌人冲击，草丛里、树林里、岩石里，不断的飞出了弩箭、镖子。妇女们站在山顶上，用衣服、用蓑衣、用树叶、用篾帽，尽力把战火煽到敌人那边去，一面呵呃呵呃的叫喊，鼓励他们的丈夫、儿子、亲友，勇猛地战斗。木鼓声震动了山野，牛角不停地嘟嘟地响，听见了这军号的阿佤人，忘记了生死，一个劲儿横冲直闯。敌人吓慌了，遗弃了无数的枪弹和死尸，狼狈地从阿佤山退出。

一九五〇年初，人民革命的怒潮，滚滚冲击着西南边疆时，从前屠杀阿佤人的石××，和一些大小喽囉，变了一副样子，殷勤的向阿佤人巴结：

“共产党不好，共产党来要共你们的婆娘了！”

“共产党不好，他们要来杀你们，你们愿意干他们，我帮助你们枪枝子弹，还给你们十万块钱。你们打到募乃，随你们去抢掳，要在那里住也可以，以后不消再在山头上过苦日子了！”

这时，躲藏在拉枯山活动了二十多年的帝国主义传教士，也向阿佤人说：

“共产党要来共你们的婆娘，上帝不喜欢他们。你们要听上帝的话，起来保护你们的家乡，保护你们的女人。”

果然，有少数不明真象的阿佤人、拉枯人、阿佤人被欺骗，跟石××干起来了。叛乱的火焰在募乃、西盟、东主……燃烧着，炮火吞没了许多善良人民的村庄，妇女扶老携幼的四处逃亡。

这时，人民解放军渡过澜沧江急急忙忙地赶来了，被欺骗的各族人民听了共产党的声音，明白上了当，才纷纷返家。石××失败了，带着他的小老婆，三个儿子，和一部残匪，狼狈地逃进一个部落里，企图靠阿佤人保护他们。不料这时，被他欺骗的阿佤人，却把大刀转过来，象砍萝卜似的向他们砍来。石××丢下了老婆、孩子，惊惶地逃到孟连坝一家傣族家里，房主人是一个壮汉，不出声不出气地，拿起一把大刀，

向他迎面砍去，石××脸上被砍了一刀，赶忙拔腿飞逃，那个壮汉沿着他的血迹追去，跑过了山岗、莽地，最后追到一条河边时，不见了血迹，只见那河水掀起滚滚的激流……

叛乱平定了，这时，澜沧县举行第一次各民族代表大会，县人民政府派人去请阿佤山的班箐^③ 俄朗拉猛来开会，拉猛在七十七年的生涯中，亲身尝够了国民党政府的欺骗、敲诈、勒索，并亲眼见过历次的屠杀，因此疑懼地不敢去！但第二次的邀请又来了，拉猛还是摇了摇头。当第三次诚恳的邀请他时，拉猛卜了个鸡卦，看看很吉利，便随着来请的人走出了寨子，不料出去不远，拉猛看见一只黑头翁从前面横飞过来，认为不吉利，突然转了回去。

县人民政府明白拉猛顾虑很大，派了一个“人质”到他的家里，拉猛才放心到县上去开会。开完会回来，拉猛的眼睛明亮了，心里充满了从来没有过的快乐。

他带回去了县人民政府送他们的许多礼物：盐、茶、布……。他把这些东西平均分配给每一家老百姓，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的人民政府不同从前的反动政府、共产党、解放军、汉人、拉祜、傣族、阿佤……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国庆来到了。拉猛虽然老了，但不怕辛苦，同拉祜族、阿佤族、傣族以及蒲曼人的许多兄弟民族代表，坐着飞机欢欢喜喜地到首都北京去庆祝祖国的生日。

拉猛走后，忽然，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消息：说是拉猛被

共产党哄到昆明杀死了！消息象一阵风吹遍了阿佤山。拉猛的儿子——岩金相信了，班箐的人民也相信了：汉人对阿佤，从来就不存好心，原来他们送东西是哄人的，要不，怎么能把拉猛哄出去杀了？

忿恨充满了班箐人民的心里，岩金愣头愣脑地领着几个人，带着武器，到募乃区政府要他的爹爹。

“他到北京去庆祝国庆，离这里很远，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走得到，就是坐火车、轮船，也要许多日子。那里好玩的地方又多得很，你的父亲一定要四处去耍耍，这就把时间耽搁长了，不会有什么事，你放宽心！”那个上了年纪的龚区长，象一个老父亲似的，和气的向他解释。

可是，岩金——那个二十多岁，一脸的紫黑色，有一对粗眉毛，有些象拉猛年青时的小伙子，心里却不相信，他想：你们已把他哄到昆明杀死了，还说他到北京去哩！真是骗人！

“他哪天才能回来？”

龚区长知道对这些阿佤人是不能失信的，你说那天回来，那天就要回来，如果不兑现，就会发生岔子，怎么说好呢？他没有回答。

“月亮圆的那天，能回来不能回来？”岩金又问。

“不晓得，同你说，北京远得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回来的。”

“那么，哪天能回来？”

龚区长——这个忠厚的老实人，感到事情有些不对，他

们一定听了什么谣言了，忙叫人倒了几碗酒来，热情地请他们坐下，耐心向他们解释。

经过一天的款谈，岩金的疑虑打消了，可是不久，谣言又传来了：

“拉猛确实实被共产党哄去杀死了，从昆明来的人已亲眼看见他的死尸，丢在路上没人管。你们不信，只管向那些共产党要尸，他们不给，就证明人被他们杀死了！”

谣言煽动着阿佤人平静下去的心情，班箐的阿佤人又不安起来了。拉猛的女人暗暗的在哭泣，拉猛的几个亲戚，按捺不住心里的焦急，象一阵旋风似的，又抬着武器，跑到募乃区政府里。

“月亮已经圆了四五次了，怎么我们的拉猛还不回来？”

龚区长和气地接待他们，说道：

“他就要来了，你们不要急！”

“不要哄我们了，我们知道：他已被你们哄到昆明杀死了！”

“谁说的？”龚区长心里很惊异。

“有人亲眼看见他的尸首丢在路上，没人管。你们快把他的尸首交给我们，要是病死，身上没有伤，我们没有什么话说。——”

“没有的事，你们不要听坏人造谣！我敢担保拉猛会清吉平安回来！”

龚区长费了不少的唇舌，算是勉强将那些阿佤人劝回

去，但他放不下心，忙请县政府打电报到专署，由专署又打电报到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到北京参加国庆的澜沧代表到昆明时，请告知彼等火速返回，以免发生意外！”

什么意外呢？谣言不断的在产生，由于拉猛之迟迟不回，阿佤人相信谣言是真的了，他们绝望地叹着气，有的忿恨地骂着，小伙子把盖着灰尘的弓弩、镖子、土枪，抬出来修理，一面忙着舂木炭，制火药……准备一场大决斗！

忽然，拉猛到北京去时，带去的那顶系着一蓬红缨，被汗蚀透了的英国宽边童军帽，由一个拉祜人寄回家里。

“你们看：他不死，怎么会把帽子带回来？这明明告诉你们：他已经死了，叫你们替他报仇！”外国传教士训练的撒拉^④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坏人又向他们挑拨。

但那个带帽子回来的拉祜人却偏说：拉猛没有死，叫岩金赶快到募乃去接他的父亲。

“嘿，他们杀了你爹不够，还要哄你去杀，告诉你：去不得！”

岩金被吓住了，报信的人接二连三地赶来说：拉猛已到了募乃，叫岩金去接他。

岩金弄得糊糊涂涂，班箐的阿佤人也摸不着头脑，一时说拉猛死了，一时又说没有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便派了一个人到募乃去看看，当那人转回来后，岩金半信半疑的才去到募乃。

拉猛怀着满腔热望，正等候他的儿子来接他。不想第一



眼看见的却是他的妹妹——一个嘴巴瘪了，穿着一条红统裙的女人。

“岩金呢？怎么他会听那些特务的话，不来见我？羞死我了！”拉猛气呼呼地忍不住吐了一口唾沫，脸胀得通红。

在半年中（在阿瓦人看来是多么难熬的一段长时期呵！）参观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以及重庆的许多工厂、学校、机关回来的拉猛，当他穿着共产党送给他的一身湛青毛呢衣服，出现在人丛中时，人海里顿时又卷起了一阵浪涛。

“拉猛，拉猛！”有的人望着他不觉滚出欢喜的眼泪来了。

拉猛高高的站在人丛里，那古铜色的有些皱纹的脸上，浮着微笑，花白鬍鬚，随风在飘舞，显得比以前更精神了。

“乡亲们，我出去后，特务造谣说我死了，可是，我，不单没有死，还要了许多地方，好好的活着回来了！”

拉猛松开了那一脸的皱纹，忍不住愉快地笑了起来，露出了一口残缺的牙齿，那花白鬍鬚一飘一飘的，好象在飞舞。他的脑海里，出现了飞机、轮船、火车；北京那些慈祥的国家领导人，天安门的阅兵，五六十万人的大游行，红旗的海洋，怪物似的坦克，牵引车拉着的大炮，象一只轻快的燕子似的飞机，历久不停的掌声、欢呼声，……拉猛好象还置身在那个场合里似的，耳朵里嗡嗡的响着，无数的人流

在移动。接着，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火红的炼钢炉，旋转不停的纺纱机，在田地里奔驰的拖拉机，……拉猛不觉象个孩子似的笑起来了。

“我见到了我们国家的领导！”那个慈祥的永远忘不掉的面庞，彷彿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曾两次同他握过手，他的手还感到温暖。

“共产党永白^⑤！”

“永白！永白！”

人海里卷起了一阵叫喊，好象阿佤山在怒吼，镖子、弓箭、大刀在挥舞，无数的头颅在晃动，头上流着汗，眼里放射出兴奋的光辉。

“共产党告诉我：阿佤山的人民要团结起来，肃清土匪特务，保护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

“猛^⑥拉，猛拉！”人海里又叫喊了起来。

“我们只能听共产党的话，不能听特务的话，那些说我被共产党哄去杀死了的人，就是特务，他们制造谣言，破坏民族大团结，破坏我们抗美援朝，我们不能听他们的！”

“安呃永^⑦！安呃永！”

为了表示永远听从共产党的话，一个磨拔^⑧从人丛中挤了进来，提着一桶咒水，里面放一把尖刀，一些铅弹和一些香面，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舀一碗咒水递到每个人的手里。人们捧着它，毫不迟疑地喝了下去。

“呵——”从人群中拉进一条水牛来，那畜牲惊恐地向人